

非常经典

放逐灵魂自由的缰绳，回归灵感交织的原点，承载生命中永存的人性，经典成全了至真的情感交流，而名著则成就了至纯的人文关怀。

屠格涅夫作品选



[俄国] 屠格涅夫

CLASSIC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非常经典

屠格涅夫作品选

(俄国)屠格涅夫 著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非常经典/张兴主编. —喀什: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乌鲁木齐: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2006

ISBN 7-5373-1405-5

I. 非... II. 张... III. 文学—作品—世界—青少年读物 IV. I1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01920 号

非常经典

屠格涅夫作品选

(俄国)屠格涅夫 著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出版
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乌鲁木齐市胜利路 100 号 邮编:830001)

北京市朝教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mm×1168mm 32 开

印张:2000 字数:20000 千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ISBN 7-5373-1405-5 总定价:5160.00 元(共 200 册)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同承印厂调换

前 言

铭刻岁月的灿烂，绽放思想的力量。采撷智慧的点滴，汇聚灵感的微妙。经典闪烁永恒的光辉，名著恪守信仰的魅力。名著带我们穿梭时空的隧道，追寻先贤的足迹，触击他们内心深处迸发的精神火花。尽情品味世界文坛浓郁的墨香，彻底释放世界名著永恒的青春，让我们在高于单纯的情感层面的灵魂世界，凝聚来自生命质地的坚韧、唯美、神奇和信念。感受世界名著的原汁原味，就在我们与您相伴的名著之旅。

在这套《非常经典》丛书中，共收录了近 50 位国外作家的百余部作品，它们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时代的主题。会聚本套丛书的文学巨匠有莎士比亚、托马斯·哈代、查尔斯·狄更斯、雨果、儒勒·凡尔纳、巴尔扎克、莫泊桑、列夫·托尔斯泰、契诃夫、马克·吐温、海明威、泰戈尔、卡夫卡等等。大师们将文字编织起来的生活面貌、社会风貌、宇宙神秘，一一展现。我们透过今天的眼光去看当时的人、事、物以及存在着的万物时，看到的不是一种时代的距离感和空间的超越感，而恰恰是一种生命的责任感和参与感。对于人本身而言，我们所创造的奇迹和所犯下的罪孽，历史记载着，而我们怎样更好的共存，历史继续着。名著承载着历史和文学的双重效应，所以我们不仅仅要把名著作为一种精神升华，更重要

的是真实的思考与诚实的付出。相信青少年朋友们在体验名著的震撼时，一定能将人生的定义更好的诠释，并为自己的人格塑造和完善找到良师。

由于时间仓促加之编者水平有限，不足之处，敬请读者批评和指正。

编 者

作者簡介



屠格涅夫(1818—1883),俄国作家。生于贵族家庭。早期写诗《帕拉莎》《地主》等。1847—1852年发表《猎人笔记》,揭露农奴主的残暴,农奴的悲惨生活,因此被放逐。在监禁中写成中篇小说《木木》,对农奴制表示抗议。以后又发表长篇小说《罗亭》(1856年)、《贵族之家》(1859年),中篇小说《阿霞》《多余人的日记》等,描写贵族地主出身的知识分子好发议论而缺少斗争精神的性格。在长篇小说《长夜》(1860年)中,塑造出保加利亚革命者英沙罗夫的形象。

后来发表长篇小说《父与子》，刻画贵族自由主义者同平民知识分子之间的思想冲突。后期长篇小说《烟》(1867年)和《处女地》(1877年)，否定贵族反动派和贵族自由主义者，批评不彻底的民粹派，但流露悲观情绪。此外，还写有剧本《村中一月》和散文诗等。

把握时代的脉搏、敏锐地发现并及时捕捉社会生活中的新现象，是屠格涅夫创作的最大特色。他创作的全盛时期在19世纪50年代和19世纪60年代初期，即俄国解放运动从贵族革命阶段向平民知识分子革命阶段转折的时期。这一阶段阶级力量的变化、社会情绪的高涨、思想观念的更替、知识分子的心态……总之，俄国生活中所有重大的社会现象都不曾逃脱作家敏锐的目光。不过，他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俄国知识阶层的历史命运上。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屠格涅夫的长篇小说构成了一部俄国知识分子历史命运的艺术编年史，不仔细研究屠格涅夫的作品，也就无法具体而深刻地理解俄国解放运动的历史。

目 录

罗 亭	1
一	1
二	17
三	35
四	53
五	66
六	79
七	104
八	118
九	128
十	140
十一	148
十二	163
尾声	180
初恋	203
一	205
二	208

三.....	211
四.....	213
五.....	223
六.....	226
七.....	229
八.....	238
九.....	242
十.....	251
十一.....	256
十二.....	260
十三.....	264
十四.....	267
十五.....	270
十六.....	274
十七.....	284
十八.....	290
十九.....	293
二十.....	296
二十一.....	301
二十二.....	307



罗 亭

—

那是个静谧的夏天早晨。太阳已经高悬在明净的天空，可是田野里还闪烁着露珠。苏醒不久的山谷散发出阵阵清新的幽香。那片依然弥漫着潮气，尚未喧闹起来的树林里，只有赶早的小鸟在欢快地歌唱。缓缓倾斜的山坡上，自上到下长满了刚扬花的黑麦。山顶上，远远可以望见一座小小的村落。一位身穿白色薄纱连衣裙，头戴圆形草帽，手拿阳伞的少妇，正沿着狭窄的乡间小道向那座村庄走去。一名小厮远远跟在她后面。

她不慌不忙地走着，好像在享受散步的乐趣。环顾四



周，茁壮的黑麦迎风摇摆，发出轻微的沙沙声，起伏的麦浪不断变换着色彩，时而泛起阵阵绿波，时而涌出道道红浪。高空中，云雀在施展银铃般的歌喉。少妇是从自己庄园里出来，正要到离她家不过二里地的那个小村庄去。她的名字叫亚历山德拉·巴甫洛夫娜·李比娜。她是个寡妇，没有孩子，相当富裕。她跟弟弟，退役骑兵上尉谢尔盖·巴甫雷奇·沃伦采夫住在一起。他还没有结婚，替姐姐管理着田产。

亚历山德拉·巴甫洛夫娜来到小村，在村口一间又破又矮的农舍前停下来。她把小厮叫到跟前，吩咐他进去询问女主人的病情。小厮一会儿就出来了，跟他一起出来的还有一位老态龙钟的白胡子老汉。

“情况怎么样？”亚历山德拉·巴甫洛夫娜问。

“还活着……”老头儿回答。

“可以进去吗？”

“怎么不可以？可以。”

亚历山德拉·巴甫洛夫娜走进农舍。农舍里又挤又闷，烟雾腾腾……土炕上有人在蠕动和呻吟。亚历山德拉·巴甫洛夫娜回头一看，在半明半暗中发现了头裹格子围巾的老妇人那张枯黄干瘪的脸。她胸口压着一件笨重的外套，呼吸困难，瘦削的双臂无力地摊着。



亚历山德拉·巴甫洛夫娜走到老妇人身边，伸手摸了摸她的额头……额头滚烫滚烫的。

“你觉得怎么样，玛特廖娜？”她俯身问道。

“唉——！”老妇人认出了亚历山德拉·巴甫洛夫娜，有气无力地说。“不行了，不行了，亲爱的！死期到了，亲爱的！”

“主是仁慈的，玛特廖娜：也许你会好起来的。我给你的药吃了吗？”

老妇人唉声叹气，没有回答。她没有听清问话。

“吃了。”站在门口的老头儿说。

亚历山德拉·巴甫洛夫娜转身看着他。

“除了你，她身边没有人陪着吗？”她问。

“有个小丫头，她的孙女，可老往外跑，那丫头坐不住，野得很。奶奶要喝水她都懒得倒。我自己又老了，能管什么呢？”

“要不要把她送到我的医院去？”

“不用了！干嘛送医院呢！反正要死的。她也活够了。看样子这是主的安排。她连炕也起不来，哪能去医院呢！只要一折腾，她就会死的。”

“唉，”病人呻吟起来，“漂亮的太太，你千万要照顾我那没爹没娘的孙女。我们的老爷太太离这儿远，可你……”



老妇人停住了。她说话很困难。

“你别担心。”亚历山德拉·巴甫洛夫娜说。“我会照顾的。你看，我给你带来了茶叶，还有糖。你想喝就喝一点吧……你们有茶炊吗？”她问老头儿。

“茶炊吗？我们没有茶炊，不过可以借到。”

“那就去借吧，要不我派人送一个来。你得嘱咐孙女，叫她别走开。你告诉她，这样做是可耻的。”

老头儿什么也没有回答，只是用双手接过那包茶叶和糖。

“那就再见了，玛特廖娜！”亚历山德拉·巴甫洛夫娜说。“我还会来看你的。你也别灰心，要按时吃药……”

老妇人稍稍抬起头，把手伸向亚历山德拉·巴甫洛夫娜。

“把你的手伸过来，太太。”她噙着。

亚历山德拉·巴甫洛夫娜没有把手伸给她，俯身吻了吻她的额头。

“你得记住，”她临走时对老头儿说，“一定要按照药方给她吃药……还要给她喝茶……”

老头儿还是一句话也没有回答，只是鞠了个躬。

亚历山德拉·巴甫洛夫娜来到空气清新的室外，舒畅地呼了口气。她打开阳伞，刚想回家，突然从农舍的屋角旁



边过来一辆低矮的竞赛用双轮马车，车上坐着一位男子，年纪三十上下，身穿灰色缎纹麻布旧大衣、头戴同样质地的宽边帽。那人看见亚历山德拉·巴甫洛夫娜之后，立即勒住马，向她转过脸。他那宽阔的没有血色的脸，连同那双浅灰色的小眼睛和淡白色的唇须，都跟他衣着的颜色十分般配。

“您好。”他脸上挂着懒洋洋的微笑。“您在这儿干什么呀，能告诉我吗？”

“我来看望一名病人……您从哪儿来，米哈依洛·米哈雷奇？”

那个叫米哈依洛·米哈雷奇的人盯着她看了一眼，又微微一笑。

“看望病人是件好事，”他继续说道，“您把她送到医院里去不是更好吗？”

“她太虚弱了，经不起折腾。”

“您是否打算解散您的医院？”

“解散？为什么要解散？”

“随便问问。”

“多么奇怪的想法！您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您一直跟拉松斯卡娅来往，好像受了她的影响。照她看来，什么医院啦，学校啦，都没有用处，完全是多此一举。慈善事业应当成为个人的事情，教育也是如此，因为这些都



是涉及灵魂的事情……她好像就是这么说的。我很想知道她这一套高论是从哪儿捡来的？”

亚历山德拉·巴甫洛夫娜笑了起来。

“达丽娘·米哈依洛夫娜是个聪明人，我很喜欢她，尊重她，不过她也有可能说错话，她的话我不是句句都相信的。”

“您做得很对。”他说，还是没有从马车上下来。“因为她本人也不太相信自己说的话。不过，见到您我很高兴。”

“为什么？”

“问得太妙了！哪一次见了您我不高兴了？今天您像早晨一样秀丽清雅、妩媚动人。”

亚历山德拉·巴甫洛夫娜又笑了。

“您笑什么？”

“怎么能不笑呢？您说这番恭维话的时候最好看看您那副懒洋洋、冷冰冰的表情！我觉得奇怪的倒是您说最后一句话的时候怎么没有打呵欠。”

“冷冰冰的表情……您总是需要火，而火是毫无用处的。它燃烧、冒烟，过后就熄灭了。”

“还给人温暖……”亚历山德拉·巴甫洛夫娜接着说。

“是啊，……还会伤人。”

“伤人就伤人吧！那也没什么。总比……”

“我倒要看看，哪一天您被火烧成重伤以后还会不会说这样的话。”米哈依洛·米哈雷奇气恼地打断她，挥动缰绳在马背上抽了一下。“再见！”

“米哈依洛·米哈雷奇，请您停一下。”亚历山德拉·巴甫洛夫娜大声喊道。“您什么时候上我们家？”

“明天。向您弟弟问好！”

双轮马车驶走了。

亚历山德拉·巴甫洛夫娜目送着米哈依洛·米哈雷奇渐渐远去。

“真像只口袋！”她想。确实，你看他佝偻着腰，浑身沾满尘土的样子，以及从扣在后脑勺的帽子底下戳出来的几束蓬乱的黄头发，真的酷似一个大的面粉袋。

亚历山德拉·巴甫洛夫娜沿着回家的路慢慢向前走去。一路上她低垂着眼睛。不远处传来一阵马蹄声使她停住脚步，抬起头……她弟弟骑着马正向她走来；他旁边还有一位步行的年轻人，那人个子不高，穿一件又轻又薄的常礼服，纽扣敞着，系一条轻飘飘的领带，头上戴一顶轻质的灰色凉帽，手里拿着一根手杖。他早就向亚历山德拉·巴甫洛夫娜堆起了笑容，虽然他明明看到她在想心事，什么也发现不了。待到她停住脚步，他立即迎上前去，兴冲冲地，甚至是温柔地说道：



“您好，亚历山德拉·巴甫洛夫娜，您好！”

“啊！康斯坦丁·季奥米德奇！您好！”她回答说。“您是从达丽娅·米哈依洛夫娜那儿来的吗？”

“一点不错，夫人，一点不错。”年轻人笑咪咪地附和道。“是从达丽娅·米哈依洛夫娜那儿来。达丽娅·米哈依洛夫娜派我来找您，夫人；我宁愿步行……早晨的景色多美啊，再说路又不远，才七八里地。我到您府上——您不在，夫人。您弟弟告诉我您到谢苗诺夫卡村去了。他正准备到地里去看看，我就跟着他来接您了。是的，夫人，这太令人高兴了！”

年轻人的俄语说得十分地道，合乎规范，不过总带点外国口音，尽管难以确定究竟是哪一国的口音。他的脸型具有东方人的特征。长长的鹰钩鼻，一双大大的呆滞的金鱼眼，两片红红的厚嘴唇，平塌的前额，漆黑的头发——这一切都表明他是东方人；可这位年轻人姓潘达列夫斯基，自称敖德萨是他的故乡，尽管他是在白俄罗斯靠了一位好心而有钱的寡妇抚养长大的。另一位寡妇则替他在政府部门找了份差使。中年的太太们一般都很乐意做康斯坦丁·季奥米德奇的庇护人：他善于投其所好，博取她们的欢心。现在他就住在富裕的女地主达丽娅·米哈依洛夫娜·拉松斯卡娅家，其身份是养子或食客。他表面上温文尔雅，彬彬有